



古今攷卷之十一

鶴山魏了翁華甫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一年春正月

周禮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小司徒凡建邦國立其社稷正其畿疆之封注九畿封人掌設王之社壇為畿而封之注壇謂壇及墀埒也畿上有封若今畦界矣不言稷者稷社之細也凡封國其社稷之壇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令社稷之職此所謂天子之社稷也諸侯之社稷也又有所謂都鄙之社稷也周以朝廷

三公三孤六卿百執事為官府以天下五等諸侯為邦國六鄉六遂三百里之外為都鄙三言六字盡天下之形勢而制度立矣此以上王畿侯邦都鄙社稷之分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注陰祀自血起貴氣臭也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勾龍食於社有厲山氏之子曰柱食於稷湯遷之而祀棄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此社稷用牲之異社與稷乃土穀之神而以人鬼之勾龍侑食社稷焉又稷之名義也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近人營國左祖右社此宗廟居左社稷居右之分也子路使子羔以為費宰謂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費者魯季氏之邑子路為季氏宰而用不讀書之子羔宰此邑然因是可推春秋之時雖小邑亦必有

社稷也祭法曰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社曰侯社此見諸侯有二社其一受封之社其一為民祈報之社也祭法曰大夫以下成群立社鄭氏曰群眾也大夫以下謂下至庶人也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此鄭玄釋大夫與民共立百家之社以漢里社方之也白虎通曰天子社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冒以黃土此社稷廣狹之制與夫土之五色也左傳有曰書社千家齊侯致千社於魯齊人與衛地書社五百此乃社預所謂二十五家為一社也周五黨為州二千五百家州長中大夫一人則有二千五百家之社下至於四閭為族族師中士一百家亦當有社但未知壇壝云何若無籍田則民共供粢

盛物牲六鄉之外六遂亦然此鄉遂之社稷也即又在都鄙之內者也月令仲春命民社月令秦書也秦民得立社稷可攷也已先儒謂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然禮書有大夫以下成群立社之文則民許立社稷不始於秦也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而縣大率方百里縣宜有社稷矣或者十亭之鄉許民自立社稷也秦之民之社稷其制未詳以鄭玄所見之民社注禮之民社百家一社可推而知也秦尚黑漢尚赤令民除秦立漢革故鼎新所謂變置社稷是也秦於古制無往不廢惟許民立社稷有古意然未聞左宗廟右社稷如先王之禮焉漢祖修豐枌榆社即秦許民立社稷之社稷歟

廣社 稷攷 附社 稷名義 大社 王社 國社 侯社

置社 州社 民社

郊特牲正義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之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勾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按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曰社所以神地之道又曰命降於社之謂啟地又王制曰祭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稷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勾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為鄭學者馬服之等通之云肅又難鄭云為鄭學者通之云如此者往返凡六此不備書回謂鄭義為勝王右社稷左宗廟不應以兩人鬼為壇於宗廟之西

中門之內社為五土之神以人鬼勾龍平水土之有功者配焉
稷為五穀之神以人鬼后稷有功於稼穡者配焉無可疑者載
芟春祈良耜秋報軍行載社主所謂小宗伯大師則帥有司而
立軍社奉主車王大封先告后土天地大災類社稷禱祈禮輕類者依正禮而為之

大司馬仲春教振旅祭社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
樂獻于社大司寇大軍旅蒞戮于社凡國之大事天子倚重於
社稷者如此恐非一人鬼勾龍之所敢當也凡言社必有稷有
互文有舉對文舉其一也陳祥道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
以祭五穀之神五穀之神而命之稷以其首種先成而長五穀
故也稷非土無以覘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故祭社必及稷以

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祭必有配而社配以勾龍稷配以柱商
之時又易柱以棄以其功利足以侔社稷故也祥道此論當矣
祭法王為群后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
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王
之大社則土五色而冒以黃夏之時徐州厥貢惟土五色孔安
國以社言之謂王封者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割其方色土與
之使立社授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所
謂諸侯受茅土之封是也蔡邕獨斷曰天子大社封諸侯者皆
取土包白茅授之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立社此諸侯
之國社也漢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予謂漢武封三王策有
建茲青社之言是也是故天子諸侯各有二社而又各有勝國

之社則各有三社也士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按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祭其先於家則無左廟與右社對矣與民同社州長若以歲時祭州社則屬其民而讚法此州長二千五百家之社然則一萬二千五百人為鄉有社五百家為黨正下大夫一人當有社一百家為族族上士一人當有社六遂亦然如二百里外都鄙之社則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之食邑在焉於采邑食邑建冢立先廟而社則與都鄙井田之民共之社里單出社田畢作社丘乘共築盛說者以為都鄙之社則鄉遂士大夫之社可知也月令仲春命民社則秦制十里一亭十亭一鄉當有鄉社方百里為縣當有縣社漢王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民間所立之社稷而天子之社稷與宗廟則皆不能倣古制南

渡後大社大稷壇在觀橋東北咸淳臨安志云自建炎至紹興初有司但奉行祀典而壇壝未建禮器未備紹興十二年臣僚建請禮官討論始詔臨安府於城內擇地依制度建築以春秋二仲臘前一日祭其禮典視城隍祗壇之北有靈池遇旱不涸不書牲幣俎豆之制說者謂九重親署祝板名差後官攝祭既不能如古天子親祭社又一切古制皆廢久矣予每見州縣社壇稷壇以石為主外有風師雨師二壇春二月秋八月以戊日為社日州縣太守知縣率屬以祭用豕為牲苟簡不敬而民間鄉村有社無壇有屋謂之社屋二社所祀謂之社公承平時父老村民醞酒為社懽呼歌舞城市坊巷亦各有社有祀有分胙之飲而百戲之社祠神之社無不有社火之名非古之所謂社

也俗諺謂一年三度醉兩社一重陽猶見百姓重社之意然古制之泯久矣社公二字亦有所本郊特牲正義謂王肅之學者謂社為人鬼勾龍非地神許君謹按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回謂天子親祀社稷三獻服絺冕三章豈有天子而反拜上公者乎王肅之徒其說不通

附社稷祭位攷

正義曰小宗伯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為群姓立社者在庫門內之西自為立社在籍田之中也其亡國之社穀梁謂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內之東

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間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內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朝廷執政之處故云間于兩社也此郊特牲正義全文先儒謂王社或建於大社之西國語王籍則司農除壇農正陳籍禮祭先農未聞有社壇在籍田之中當是在大社之西二壇北向壇北東西三陛社壇當在西稷壇當在東一說稷壇在社壇西其方五丈並壇共五天子祭之被絺冕立於北向而南向三獻者一獻埋血薦腥二獻薦腥生肉三獻薦爛沈肉於湯半熟此次祀也小祀則薦熟而已其主用石其牲大牢其角尺黝色亦當有案盛其樽用鬯人之大壘當有酒醴樂用大簇應鍾舞帔舞鼓靈鼓或謂兩圭有邸以為北郊方澤祭地不敢主以為祭社也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

如此則祭社稷亦有尸有樽則有裸社主陰故在中門之右社
向陰故壇北面以達天地之氣故不屋而受風雨霜露風雨霜露
糝以成故春祈而秋報祭用甲日祈報之外有孟冬大割牲為
三常祀有天地大災之類祭有大故天災之弭祀君出征則宜
乎社宮成而釁則小子掌珥于社稷注作衄此天子之祭也諸
侯五廟而社稷半之牲用少牢漢制郡縣祭社皆羊豕近制州
縣惟用豕民社用豕郊特牲丘乘供粢盛此都鄙之社稷或謂
天子諸侯有籍田以供粢盛大夫以下無籍則資於民牲醴亦
民共之鄉遂其亦然歟召公作新邑于洛社牛一羊一豕一注
社稷共牢則知社神稷神社配稷配四位共三牲三獻嗚呼自
秦漢以來無天子諸侯左廟右社之制矣惟州縣社稷有壇民

社無壇而有屋此亦徒述陳言而已何益哉

附勝國之社攷

商書湯既黜夏命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孔氏傳云湯承堯舜
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遂取順守故革命創制改朔易服變置社
稷而後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夏社篇今亡按變置社稷
之說始此社神稷神不可變也所可變者其壇壝之地之色之
木與夫神之配也湯後變柱而配稷相承至孟子有曰民為貴
社稷次之君為輕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
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朱文公注謂諸侯無道將
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此一節當
細味之下文注謂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

患則毀其壇壝而更置之回謂此人君愛民而民傷水旱則其
咎不得不歸於神謂神不能福民故變易壇壝然土穀之神可
廢乎此必三代時有如此者若夫變易諸侯之說或問以為得
不啟後世篡弒之端文公自答之語不敢大明但曰以理言之
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區敢為之說曰臣不敢廢君萬古之
定分也無道之君桀遇湯紂遇武王并夏殷之社稷而亡之使
夏殷有國老大臣果能變置賢君則夏殷之社稷豈不存乎此
一說也三代之道必有諸侯不道天子廢之而改立賢君存其
社稷此一說也春秋諸國以臣廢篡者不一人乃有強臣悖逆
不可借孟子之說為據此一說也伊尹廢太甲而後復之霍光
廢昌邑王而立宣帝不然則二朝社稷豈不危然皆權道非伊霍

不可行此一說也然則為君者而知此亦可懼矣凡為君而無
道秦雖至強數匹夫奮起民伍而變置之可畏哉如是則民為
貴可知已安必慮危存必慮亡此周人所以於勝殷之後立社
於宗廟社稷之間以為廟屏屋其上柴其下塞其東西南之三
壁僅通一牖北向使人主朝夕對之以為儆戒曰亳社殷嘗都
亳故也曰亡國之社曰勝國之社稷則為尸言社則必有稷人
主以時祭之則豈不奠幣捧持拜跪起伏之間惻然內恐而曰
吾或一有不謹而亡吾國乎此必周公武王之制也媒氏凡男
女之陰訟聽于勝國之社陰訟於此屋下聽之不露也烏鳴亳
社而宋災魯問于兩社輔公室魯宋有此社則諸侯皆有之可
知也白虎通曰王者諸侯必有誠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

者得之惡者失之韓詩外傳云亡國之社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挑爰攷孔子謂魯哀公曰君出魯之西門以望魯之四郊亡國之墟必有數焉以此思懼則懼將焉不至此亳社之意也嗚呼後世此禮亡矣

附行軍之社攷

書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有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傳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又載社主謂之軍社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周禮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太祝大師宜於社設軍社春秋傳所謂軍以師行被社釁鼓祝奉以從者也又大司寇大軍旅涖戮于社武王觀兵孟津

載文王木主以從則知亦載社主矣及後殺紂之明日除道修社者修商社也武王立于社南師尚父牽牲尹佚筮祝告天皇上帝此就於商社告天未知商社禮在何所然則行軍載社之禮於今亦虛談也夫

附社木社主攷

社所宜木郊特牲正義引尚書無逸篇曰西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栗北社惟槐今尚書無逸無此文其張霸之偽尚書乎亦未見天子東西南北之四社論語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宰我謂使民戰栗孔子深責之三代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植於社不以木取義而宰我附會戮人於社之說以為使民戰栗非也鄭玄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蓋疑辭也故今之社

壇有石主自漢以來則然矣稽之古師行載社主襄二十二年左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石太重車可載也人可擁乎唐神龍中韋叔夏議立社主引呂氏春秋及鄭義用石或檢舊社主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寸在禮無文韓詩外傳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埋其半土中蓋石地類也如此則出師掘社壇五尺之石以入車陳侯所擁恐一夫不能勝先儒或以為不過尺二寸則大短回竊疑宗廟之主皆用木社主或亦用木植所宜之木於社者或就以供主用也宋大丘之社亡祭祀國之重典而守視不謹為人竊取而去或石或木未可知也周制民居皆樹木不樹者無擲樹其木即用其木未有徒植之而無用者也後之學者思之宋有櫟社漢祖封有枌榆社亦木所用耳

附國人畢作攷

郊特牲曰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供粢盛此章鄭玄以為都鄙井田之民小司徒井牧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或謂之乘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此都鄙井田與鄉遂不同乘者出長轂一乘故曰丘乘單出里者五家為里合里之家並盡出祭祀於都鄙正義陸此惟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國中之人豈得盡往鄙唯社丘乘共粢盛也丘乘都鄙井田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籍田之穀大夫以下無籍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予謂鄭氏因丘乘二字三句皆解作都鄙今合

分作三說凡祭社則里民盡出五鄰為里六遂所云舉里而言通謂鄉遂都鄙之民也大司馬蒐田獻禽祭祀此謂社田雖蒐於野國中之人必有所分井田在鄉遂羨卒盡起舉家皆往也大夫以下無籍田舉丘乘而言則供粢盛者不必都鄙之井田鄉遂之大夫社鄉遂之井田之民一家一民往祭社牲酒粢盛之外一日之間豈不各一再飯乎故出米民共之也蒐苗獮狩四時之田不同惟春以祭社夏以享祊秋以祀祊冬以享烝舉社言之則餘三時之獵國人亦畢作也然周禮之書未可盡信書雖可考周之君臣未必盡用予攷而書於此亦皆虛文古禮之廢也又矣

附王后市社攷

內宰凡建國佐后立市設其次置其敘正其肆陳其貨賄出其度量淳制祭之以陰禮鄭司農云祭之以禮禮者言市中之社先后所立社也鄭玄謂陰禮者婦人祭禮正義此禮他無所見惟周禮有之前朝後市王宮之北王后主市古亦難攷又有先后所立之社不知為誰豈亦立社稷而以婦人往祭歟於古不見此禮後世未嘗有之

附郊社之辨攷

朱文公宰我問社章註或問曰胡氏以社為祭地祇之禮然乎曰未可知也然其言則有據矣存而考之可也胡氏曰古者祭地於社猶祀天於郊也故泰誓曰郊祀不修而周公祀新邑亦先用二牛於郊復用太牢於社也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又曰郊所以明天道社所以神地道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無地祇之祀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可知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矣回謂此言有理劉歆之書謂園丘祭天方澤祭地所謂方澤之說書無之詩無之史記周紀自后稷至赧王亡並不一言及之惟周禮有此後世者胡氏指徽廟也夏至方澤祭地豈可衣大裘執

附社即祭地攷

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天神皆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貍沈祭

山林川澤以醯醢祭四方百物地祇皆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禴嘗烝春夏秋冬享先王人鬼皆此胡氏所謂別無地祇之位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此胡氏所謂別無祭社之說也然則社即地祇而地祇即社也獨鄭玄於大司樂地上園丘澤中方丘注以天神為北辰地祇為崑崙人鬼為后稷又且誕妄謂此三者皆禘祭舛繆已甚且天之為天昊天上上帝耳謂之北辰耀鬼寶非也地之為地祭社則地也謂之崑崙非也神州亦非也玄既引崑崙為地神又引大社在東井輿鬼之外為地神何其自戾歟所謂先王亦不止后稷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七廟何其說之偏執經世圖云巡狩柴望無祭地之文大會同

大師旅皆立軍社而後行古之祭社通於祭地周禮之稱地有五曰地祇曰土祇曰大祇曰后祇曰社名雖不同皆祭地也何必牽合讖緯為神州之說回謂漢儒習見秦祭四帝漢高增一為五帝故劉歆注周禮有五帝之文而孔安國注書肆類于上帝亦云五帝昊天上帝一而已五方五色帝及五人帝皆當黜之澤中方丘神州崑崙之說亦皆當黜之私竊揣量天子有三社其祭社與稷祈報農事則於社壇稷壇配以勾龍后稷祭之別有所謂大社者或於此祭地軍行載主軍勝獻凱皆於是乎第舍勾龍之外又當以何神為配且姑存疑

附鄭玄不辨地社攷附攷天與上帝五帝

社五土之神配以勾龍稷五穀之神配以柱後改配以棄鄭玄

此說為王肅賈逵之學者謂祀勾龍棄二人鬼耳崔靈恩杜佑通典並以鄭義為長然無如康成自他有舛誤者既不辨社之為祭即是祭地又於天帝之分多端穿鑿無非惑於讖緯不可不力排之也

大宗伯天神地示之鬼無地示之位其曰以血祭祭社稷及貍沈醜辜鄭注謂不言祭地此皆地祇祭地可知也味此則康成似亦知社之為地又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赤璋白琥玄璜禮四方鄭注謂此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也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崑崙者也此泥於圜丘方澤冬至夏至之說天神謂之北極名之曰耀魄寶非是地神謂之崑崙亦非是其四方注謂禮東方以立春蒼精之帝而大昊勾芒食焉禮

南方以立夏赤精之帝而炎帝祝融食焉禮西方以立秋白精之帝而少昊尊收食焉禮北方以立冬黑精之帝而顓頊玄冥食焉此乃呂不韋月令之文於秦亦不曾施用鄭注以為商制今又引之以注周禮可乎

月令春太皞勾芒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太皞宓戲氏勾芒少皞氏子為木官立春之日迎春東郊注迎春祭蒼帝字不同或云蒼

靈威仰於東郊之兆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回謂此豈殷禮

乃呂不韋所具秦禮而不行者也所謂天子居青陽左个注以

為大寢東堂北偏青旂青衣倉玉食麥與羊注以為皆所取於

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似謂呂不韋取殷時之制凡鄭所不

能通者皆指以為殷商○立夏迎赤熛於南郊炎帝祝融赤精

之君火官之臣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黎為火官

○中央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臣黃帝

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黎兼為土官然獨未見注黃

精天帝之名○立秋祭白招拒於西郊少皞尊收白帝之君金

官之臣少皞金天氏尊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立冬祭

黑帝叶光紀於北郊顓頊玄冥黑精之君水官之臣顓頊高陽

氏子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此知五天帝五人帝

五人臣始見于此他皆無所可據秦之四帝漢之五帝皆非周

以前制漢儒附會為說三公九卿鄭不注知非其所通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

臘先祖五祀鄭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五祀

門戶中雷竈行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大割大殺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獨不注公社二字郊特牲天子大蜡八歲十二月之祭先儒謂蜡亦臘也周之十二月建亥而蜡秦孟冬而臘亦建亥之月主先嗇而祭司嗇先嗇者神農也伊耆氏也司嗇未審何人然而不知祈年于天宗其處所焉在大割祠于公社必是社壇稷壇天子之蜡曰大諸侯亦曰蜡而不言大則王之公卿大夫鄉遂都邑之民在遠郊之外亦必有蜡臘先祖五祀之祭此祭三不同康成混而一之更不分曉

月令仲春命民社鄭注祭后土也使民祀焉祈農業也祀社日用甲鄭注似亦知社之為后土社即地也回謂不言稷舉其一也

月令季冬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又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此兩文皆以皇天上帝與社稷對言即知社之為地呂不韋作此書欲秦并天下而行之猶畧知古意地即是社康成此亦不注時或一見社為后土終惑於劉歆方丘之說識緯神州崑崙之說

鼓人以雷鼓神祀以靈鼓社祭鄭注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康成此注似又知地祇之為社大司樂鄭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地示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先妣姜嫄生后稷周之先母先祖謂先王先公樂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八變地示皆出可得而禮九變

人鬼可得而禮則此注全與前注戾其注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裸焉乃復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回斷之曰禮記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以后稷為太祖以帝嚳為祖之所自出帝宗廟之祭也祭帝西而東嚳位於右配祭於左亦東嚳而毀之與七廟之主皆南為昭而北為穆而祭焉天子之盛禮也康成謂祭天圜丘以嚳配之非也考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斷斷不可易之明證周家何嘗以嚳配圜丘乎祭於郊

丘故言天祭於明堂乃廟也故言上帝以稱天之神漢儒襲秦漢之繆謂明堂上帝於昊天上帝之外復有五帝誣也康成於大司樂一章之內天神為二說地示為二說人鬼為二說陋矣凡五帝云者於詩書不見有五帝之說孔安國見漢祀五帝誤注舜典凡漢儒之言五帝皆非也地祇即是社其言崑崙與神州北郊非也人鬼即禘祭禘祭七廟之祭祖所自出也祖也先王先公已毀之主未毀之廟皆是也禘非郊也非圜丘也而祭地於澤中之方丘鎬京洛都皆未之聞也關西洛陽雖夏不大熱豈可使人主於夏至服大裘乎誣也

康成注禘禮數處不同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周頌雝禘則云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注商頌大禘則

云郊祭天也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為杓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其隨文主義先後反覆如此

周禮大宰祀五帝掌誓戒此五帝之名始見鄭注云祀五帝謂四郊及明堂掌次王大旅上帝注大旅上帝祭天於圜丘祀五帝張大次小次注祀五帝於四郊引鄭司農云五帝五色之帝大司徒祀五帝奉牛牲不注克人祀五帝不注大宗祀昊天上帝注引鄭司農云昊天上帝也上帝玄天也玄謂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帝祀五帝亦曰實柴之禮鄭司農謂實牛柴上或為實柴此禮祀天神也而下文血祭社稷無地示之位知社即地也此血祭中有五祀自古以為門戶中雷竈行此之五祀引鄭司農之五祀五色之帝於王者中宮曰五祀者謂此

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時迎五行之氣於四郊而祭五德之帝即月令所謂重談脩熙黎五人臣脩熙共主水黎重主火土者也亦恐不然既是祀五帝亦實柴即天神也豈可混於血祭地示之列又以玉作六器禮天地四方注禮天以冬至謂天皇帝在北極者禮地以夏至言神在崑崙先是血祭之四方百物以為八蜡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而此之四方以為蒼赤白黑四精之帝又却少欠中央黃帝殊不可曉又國有大故則旅上帝五帝也主大封則先告后土此亦告社而已其注則曰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亦不可曉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為壇之塋域五帝蒼曰靈威仰赤曰赤熛怒黃曰含樞白曰白招拒黑曰協光紀五人帝食焉黃帝赤於南郊至此

方見五天帝之各有名下文肆類之說二鄭不同肆師凡師甸
音用牲于社宗類造上帝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為兆以類禮
即祭上帝也類禮依郊祀而為之者引大傳謂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於社此之上帝無五帝之分此
之社即地也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
旅四望注鄭司農謂上帝玄天玄謂夏正郊天也上帝五帝所
郊亦猶五帝殊言天者尊異之也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
神康成必以帝為五帝為北郊疑祭社無玉回謂王者祭社稷
焉得無玉旅四望尚用兩圭有邸之玉况后土之社乎司服王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次言享先王先公
四望山川次言祭社稷五祀則緝冕此劉歆習見秦祭四時四

帝漢高增一時一帝故著成此書康成不法天帝社稷之分然
此六冕六服別無祭地示之冕服則社之為地夫復何說昊天
上帝之下文又曰五帝恐尚可疑若大司樂六變八變九變禮
天神地示人鬼謂之為禘地辰崑崙后稷之說前已闕其不然
矣大祝掌六祝六祈其一曰類二曰造鄭司農謂類祭于
上帝詩曰是類是禡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
動大衆必先有事于社是皆以冢土為社上帝為天天有星辰
日月地有山川則天地之發見者也亦在所祭之亞何必五帝
何必北郊而一其天二其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
號注神號若曰皇天上帝鬼號若曰皇祖伯某祗號若云后土
地祗又國有大故天災彌祀社稷禱祠大師宜乎社造乎祖設

軍社類上帝及軍歸獻于社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建邦國先告后土比之祀稷禱祠先言土神而禱祠則類造在其中言宜社造祖類上帝社即是地祖即廟之人鬼上帝即天類則隨地可以實柴升煙不必南郊社之為地亦何必北郊大會同言宜于社建邦國言先告后土又以知后土與社之為互文皆言地也大司寇小司寇士師二見五帝皆不注凡此五帝之說獨周禮有之易詩書孔子之所定無五帝之文禮記漢儒所為無五帝之文子思作中庸述孔子之言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朱文公解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天之外又立為五帝之說社之外又立為北郊之說自漢以來熒

惑學者回敢以是闢劉歆之偽書鄭玄之緯學若夫天地帝之辨宗廟之禮又當於本紀二年令祠官祀天地四方山川條內區分而詳攷之

附東萊大丘社亡攷

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宋太丘社亡東萊大事記解題曰古者五社植木以表之因謂其木為社故哀公問社而宰我對以松柏栗周之櫟社潁川之長社水經注長葛社樹暴長故曰長社亦以木名其社也所謂大丘社亡者震風凌雨北社之樹摧墮敗落不見蹤跡民因以為亡歟按封禪書宋太丘社亡而九鼎沒于泗水鼓地下漢郊祀志周顯王之四十二年宋太丘社亡與史記無表社亡之年不同東萊攷九鼎沒之年與太丘社亡同時東萊議論此不錄回謂社主或以石或以木恐守視不謹而

亡之東萊則謂震風凌雨摧隕社樹如此則謂之大水漂蕩如山岳崩潰亦可也

附漢粉榆社靈星祠稷祠攷

今攷漢書郊祀志高祖禱豐榆社鄭氏曰粉榆鄉名也社在粉榆晉灼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里師古曰以此樹為社神因立名也此謂初起兵時禱此社也粉榆鄉名非也土宜此二木故就以為名耳帝紀二年春二月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此民間之社稷也郊祀志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治豐粉榆社常以春時以羊彘祠之此高帝不忘本之鄉社非古天子之社也有社無稷春祠而秋無祭者也天下定後二歲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師古曰以其有播種

之功故令天下皆祠之於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

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祠之常以歲時

祠以牛然則龍星左角與后稷並祭歟其獨祭左角之靈星歟

或者之言謂周后稷血食至今則當併祠后稷如古之以稷配

稷神也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稷以羊

彘民里社各自裁以祠師古曰隨其祠具之豐儉也制曰可此乃諸縣之社

外復有稷有春祠有臘祠用彘而民間里社稱豐儉自祭也蓋高

祖未嘗親祀天地終漢之世人主未嘗親祭社稷所以左宗廟

右社稷之制泯於秦不修於漢謂大社王社侯社國社置社皆

亡矣然猶幸有縣社稷民間社稷也

附王莽立官稷對官社攷

郊祀志王莽言帝王建立社稷百世不易者上也宗廟王者所
居稷者百穀之主所以奉宗廟共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
莫不尊重親祭自為之主禮如宗廟詩曰乃立冢土又曰以御
田祖以祈甘雨師古注冢土大社田祗稷神禮記曰唯祭宗廟社稷為越紼
行事師古注紼引車索也喪車之所引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有官稷
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大社也時又立官社
配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而未立漢稷至此始立之世
祖中興不立官稷相承至今此注以下本文遂於官社後立官稷呂夏
禹配食官社以后稷配食官稷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
各升紫陽方氏曰漢至此方見官社官稷然不知其地安在漢
祀令者郊祀志亦不書

古今攷卷之十二

鶴山魏了翁華父撰

紫陽方回萬里續

上海後學王圻校刊

賜民爵

二年二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立漢社稷下文云施恩德賜民爵同此一日臣瓚曰爵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按漢書商鞅為法戰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為官曰五十石故名曰爵級又曰首級今攷史記秦紀自孝公以前未見秦爵之名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居三年拜鞅為左庶長十年為大良造二十二年封列侯號商君攷商君傳同蓋相秦十年其初見後三

年而得右庶長則秦之爵名恐商君前已有之戰士斬一首賜爵一級自商君始耳白起傳長平之戰秦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已上悉詣長平此河內郡民賜民爵之始也始皇本紀呂不韋之死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不臨遷勸爵此賜爵而奪爵之可見者也既并天下二十七年築甬道治馳道賜爵一級此以役賜爵者也三十六年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此以遷拜爵者也然秦之法苟未有寬大之恩如漢王賜民爵者時則盡漢王所有之境之民皆賜爵也臣瓚減罪之說大狹乃復民得買爵又武帝有軍功十一爵其事愈多今具秦漢二十級爵名于后

一公士 二上造 三簪裹 四不更 五大夫 周勃以中

涓賜 昭襄王四 六官大夫 漢非七大夫以下皆復七

公大夫 曹參傳賜爵七大夫恐 八公乘 九五大夫 曹

遷大夫後封 十左庶長 商鞅所除起為之 十一右庶

長 十二左更 秦昭王十四年白起為 十三中更 昭襄

十八年中 十四右更 秦惠王八年樗里疾 十五少上造

十六大上造商鞅再除大良造注即大上造也 秦昭王

白起為之明年為卿又五年封武君商 十七軹車庶長

君自此封商君皆列侯犀首亦為之 十八大庶長 十九關內侯 二十徹侯

班固云皆秦爵以賞功勞徹侯金印紫綬避武帝諱曰通侯或曰列侯改所食國令長名相又有家丞門大夫庶子

秦不用周公侯伯子男附庸之制創為此爵二十等徹侯如商

君封商於十五邑食其所入如周都鄙之田為公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俾甸人治之公卿大夫王子弟得立宗廟建冢土社稷則與民同之而已不得如外諸侯之左廟右社也秦之制所謂商於十五邑者必有十五邑之長而亦未之聞也惟漢制列侯所食國改令長之名為相皆縣也漢高於列侯之上創諸侯王大封同姓而亦有異姓韓信韓王信黥布吳芮盧綰之徒習見封六國後以為常及項羽分王諸侯之比而不知周制之所無尾大不掉動輒謀反不若五等封建其衰也猶五伯迭起齊桓晉文挾天子令諸侯又其極衰也七王從橫以至於秦併六王則周亦至弱而未亡事不師古秦也因秦之陋漢也關內侯有侯號而居京師無國邑以下十八爵猶後世有官而無爵曹

參周勃以將賜爵其職實將也非將無職而得此爵一公士異於士卒猶後世軍功補官異於白身然進義進武校尉之下無職事四不更不與更卒之士也猶後世不差役耳五大夫等而上之則差貴矣猶周之下大夫中大夫得與比肩也五年夏五月兵罷詔民或相聚保山澤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雖秦民之有爵者許如故也此亦忠厚之一也軍吏卒會赦免罪及無罪而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所謂五大夫異乎士矣優軍吏士卒也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加賜也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七大夫者第七之公大夫漢書例不書公字秦列侯乃得食邑高祖特令七大夫食邑自七至十九凡十三等然亦未知所食之邑之等降也自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

勿事復音扶反自一公士至六官大夫一身及其一戶皆不徭賦也復謂當征而還之徭身役賦如口泉之類惠亦廣矣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則自君其人久立吏前曾不為決請不古曰辨訟陳故曰或人君也上謂天子久立吏前曾不為決請不古曰辨訟陳甚亡謂也此之田宅云即七大夫以上所當得之食邑吏不早與又阻其凡所請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令吾於爵非輕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此詔溫潤篤厚軍功之士大夫雖未有職任大者有食邑田宅次者免一身一戶之徭賦長吏又不敢忽之豈非所謂有功見知則說者乎雖襲秦人之陋制而行之以漢帝之寬恩程子所云有關雎麟趾之

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是也八年春三月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公乘第八爵上至列侯十三等之首也十二年春二月擊盧綰詔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加爵亦一級惠帝即位賜爵一級中郎即中至太子駟乘舍人有差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則一級之爵貴可知矣元年冬十二月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賜民爵一級此一戶一級非一人而一級也應邵注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繡矣此一條非是以三十貫之銅錢三十疋之絹足免死罪富民何憚而不殺人乎高后稱制賜民戶爵一級文帝即位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太子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六年夏四月大旱

民得賣爵漢之賜爵或一身或一戶之長其制必有符信如後世官告公據之類其得賣爵必當告於有司立文憑相授受此則未可攷也景帝元年後元年皆賜民爵一級武帝即位建元元年賜民爵一級元狩元年立皇太子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民為父後者一級元鼎四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賜民爵一級五年九月列侯坐酎金奪爵者百六人卜式傳以欲輸家半財助邊拜中郎賜爵左庶長欲風天下民助財而終莫有應者列侯酎金色惡亦本此元封元年夏四月上登封泰山賜天下民爵一級武帝年七十一年十七即位五位五十四年四賜民爵一賜為父後者爵凡五賜史記平準書大將軍將六將軍再出擊胡之年是為元朔六年書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

其事甚詳班固於是年末書詔節文今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其議為令有司奏請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此史綱也不明食貨志下用史記平準書史曰也其文終覺固不如遷固卜式傳亦全書遷平準書之一節耳武功爵別書下方昭宣以後賜爵不必書

附武帝武功爵攷

史記平準書曰者大將軍斬首虜萬九千級留帶無所食帶音昭
帶古今字 帶今滯字案謂富人貯滯積穀則貧者無所食也漢紀一句不同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註茂陵書中有武功爵十一級之名今列于后

一級曰造士 二級曰閑輿衛 三級曰良士 四級

曰元戎士 五級曰官首 六級曰乘鐸 七級曰千夫 八級曰樂卿 九級曰執戎 十級曰左庶長

十一級曰軍衛漢師古謂十一級不盡

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參漢史計

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百七十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此不必深攷 諸買武功爵官首

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及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官首者武功爵之第五也買武功爵而買得官首之爵則當補吏而先除用之如此則欲為吏而先除用者爭買此買軍士所得爵之為官首者易於出賣不患貧矣此乃國家出虛器以當實用也猶近世之進納迪功郎十七界十萬貫進武校尉而下不入選限登仕郎之類各有價也千夫如五大夫者今武功爵

之千夫比舊二十等之爵五大夫免身及戶徭賦也民必爭買軍必易賣也其有罪又減二等民何憚而不買此爵乎爵得至樂卿者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八等也言賣爵唯得至第八也今案元鼎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獲首虜萬五千級六年春二月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夏四月復將六將軍出絕幕大克獲不言級六月詔謂朔方斬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注或釋免或減輕 今大將軍仍復克獲斬首虜萬九千級受爵賞而欲移賣者無所流馳蓋謂舊二十等之爵民積得所賜又賣得軍功爵皆已高而進身免刑二途無用再得軍爵不售如新其格優其利以誘民之買者也十餘萬衆獲萬九千級有當賞

一級二級三級四五級者細算其所以然得爵者亦無數文帝時賣爵級二千錢恐不止此今此爵謂一級十七萬錢萬錢為金斤亦不可強為之說也

鄉三老

一年二月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衆為善置以三老鄉一人秦制縣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訟聽收賦稅游徼徼巡禁賊盜此所謂鄉長十亭而百里其制非周禮王城近郊之六鄉也王城外一百里之內為六鄉有鄉老二鄉則公一人公者王之三公太師太傅太保鄭注云三公者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事外與六鄉之教如此則二鄉二萬五千家一鄉一萬二千五百家

每鄉卿一人五家為比比長下士一人五比為閭閭胥中士一人四閭為族族師上士一人五族為黨黨正下大夫一人五黨為州州長中大夫一人上下相維二鄉之民至以三公一人為鄉老而任其教事然則所教者何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是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而禮則又有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樂則又有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大司徒教之而三公之為鄉老者統其事於上也古之於教化也不輕矣今漢承秦制舉民年五十以上修行率善為三老鄉一人其選不太輕乎三老之稱古以對五更人主執醬執爵奉上養老之盛而隆其名也十亭為一鄉名若隆而望則卑不知其所以教化者

何事雖然意亦不惡也古之六鄉上有三公為鄉老下有大司徒小司徒又有鄉師鄉大夫三年大比與賢能鄉老及鄉大夫以禮賓之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然後賢出長能入治如此其重秦漢乃如此其輕何耶嘗疑六鄉云此與賢能僅及百里之內恐當六遂都鄙亦然諸侯之國亦當闔境與賢能以貢天子不然則可疑也

縣三老

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班固百官公卿表止言鄉三老有秩不言有縣三老秦必有之班史省文耳雒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地理志河南郡第一雒陽縣又有新城縣乃惠帝置董公乃雒陽縣新城之三老未可知也周制天子之畿內稱縣內

大司寇之屬有縣士掌野各掌其縣之民數鄭注地距王城三百里外以至四百里曰縣二百里至三百里曰野四百里至五百里曰都都縣野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公邑有三縣趙晉韓魏為公侯大夫置郡縣小司徒造都鄙之井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鄭注四甸為縣方二十里四縣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野乃得方百里為一同也積萬井九萬夫井田之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稅入於王此天下之縣卿士之縣井田之縣非後世之縣也史記趙世家晉頃公之十二年六

卿以法誅初氏羊舌氏分其邑為十縣六卿各會其族為之大夫韓魏世家皆書六卿十縣事此乃後郡縣之縣左傳書曰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分初氏羊舌氏之田命司馬彌牟為十大夫以賢舉也左傳曲筆不如司馬遷之公以法誅初氏羊舌氏直筆也六卿各令其族為十縣大夫直筆也此縣大夫之始也秦之縣之謂也春秋之末晉頃公最昏弱六卿分晉自此始十縣大夫不為公室田自此始孔子未相魯之十四年前也魏世家魏武侯擊十三年書秦獻公縣櫟陽秦紀獻公二年城櫟陽徐廣注徙都之司馬遷於魏世家書曰縣謂都之也借也周安王十九年也趙世家趙孝成王四年韓上黨守馮亭入城市邑十七於趙上黨郡也城市邑十七縣也孝成王使趙勝受地

告馮亭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不說此又可見郡太守縣令之始也又可知戰國之有爵級亦不專於秦也趙以兵取上黨遂有長平之禍秦紀厲共公二十一年初縣潁陽又在獻公未縣櫟陽之前七世三晉殺智伯之前孔子卒之二十三年間秦之縣久矣周顯王十九年歲在辛未史記秦紀孝公之十二年大良造商鞅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萊大事記書秦聚小都鄉邑為三十一縣置令丞三十一字與解題曰此廢都邑為郡縣之始也前漢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今更損益漢書東萊記

者于下方

周顯王十二年秦初置有秩史商鞅既廢井田比閭鄰里之制亦壞故置有秩史以董之也縣令長丞尉是為長吏丞尉秩微者止於二百石

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為小吏

十里一亭亭有長漢官儀曰十里一亭亭長亭候五里一郵郵間相去二里半司姦盜亭長持二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風俗通曰漢家因秦大率十里一亭亭留也蓋行旅宿會之所館十里一鄉鄉有三老一老在佐史有秩上者以德齒表率其鄉非吏也三老掌教化後漢志云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回謂假如

縣方百里則為方十里者百十亭一鄉則一縣當有十鄉鄉二老當有十人各掌一鄉之教化縣三老者其當掌縣之城中之教化且兼掌十鄉之事乎

有秩後漢志云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漢官儀曰鄉戶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曰秩則田間大夫言其官裁有秩耳

嗇夫職聽訟收賦稅後漢志云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謂鄉戶不滿五千則不置有秩如一縣有數鄉小不置有秩則縣置嗇夫一人以總治之也又後漢志云有秩嗇夫皆主知民善惡為後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其差品前漢百官表不言有秩所掌蓋與嗇夫所主之事同總言之也

游徼徼巡禁賊盜後漢志云又有鄉佐屬鄉主民收賦稅

縣大方百里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擴鄉亭亦如之皆秦官也又按後漢書志里有里魁民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檢察雖不載所起觀商鞅初令民為什五而相收司則始於鞅明矣鄉官者政事之所基也鞅既刻滅三代之制猶置三老掌教化者何耶蓋初變古者必有流澤餘韻間見層出於汙法暴政之中至於再變三變則遂蕩然矣

縣令丞尉

縣之所以然前固詳矣然其制不專始於秦也漢書高紀書鄉三老縣三老下文曰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古今攷以縣令丞尉四字命題者也百官公卿表縣令長皆秦官掌

治其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二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此古今攷所以當旁推曲引以見縣令之別猶有縣長也秦孝公十二年周顯王之十九年辛未商鞅為秦併小落為大縣四十一未有郡也東萊大事記書周顯王四十一年魏納上郡于秦攷之史記秦紀惠文君即秦惠王即位之十年張儀相魏獻上郡十五縣東萊先生解題曰張儀既取蒲陽而復歸之故魏以上郡為謝也魏世家書盡入上郡于秦豈上郡所統不止十五縣前此有為秦取者歟春秋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誓衆所謂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杜預注曰周書作維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戰國之時縣屬於郡此所謂上郡十五縣也方孝公商鞅時并小

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郡及守稱及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書置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效倣之歟東萊注又自引戰國策城渾南游楚至新城說其令謂主何不以新城為主郡新邑甚利之新城公乃城城渾之楚楚王果以新城為主郡以此攷之則郡必居形勢控扼之城郡者縣之主故謂之主郡也按楚之治縣皆稱公新城縣之公治縣者如沛公之公及升為主郡則得為郡守矣東萊又按史記正義曰魏前納陰晉次納同丹二州州名亦見于此今納上郡而盡河西濱洛之地矣地志云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按丹鄜延綏等州北至勝州固陽並上郡地又注輿地廣記云上郡乃今鄜延安丹坊麟銀夏綏德保安之地也按漢書地理志上郡二十

二郡皆古地名今難攷更為翟國後復為匈歸都尉治塞外類師古注匈夏國所據范文正帥城綏州皆近靈夏三晉之地其犬牙磬折懸遠如此徙都大梁者以舊都安邑無障蔽故去之古今攷此篇郡縣之始令長丞尉則已曉然矣秦漢郡縣制至今不縣縣丞主簿縣尉近世改官須入選人為令初筮簿尉隅官正保長或曰里正里長吏員父老之類當別攷以附亦可俱晚進咀嚼也

漢王自臨晉渡

漢王二年冬十月還都櫟陽留至春三月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西濱東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即今

之同州朝邑縣界也按黃河一直一曲千里河西五郡瓜沙甘肅涼即漢所開酒泉張掖等五郡其河北流出塞而東東而又南所以臨晉在河西晉之太原為河東河至潼關過華山然後又東流也韓信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並渡軍襲安邑虜魏王豹即此地漢王此行自關中渡河降魏王豹虜殷王卬以殷王卬之地置為河內郡而不郡魏王豹之地者以其降也故使將其國之兵從下河內異時歸謁親畔為楚故遣韓信擊豹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

陳平亡楚來降

陳平事魏王咎為太僕說不聽人畏讒歸項羽從破秦賜爵卿殷王卬之反楚以平為武信陳平都尉漢攻下殷羽怒將

誅定殷者平乃間行伏劍歸漢漢亦拜為都尉漢彭城之敗還滎陽以平為亞將屬韓信軍廣武絳灌等為盜嫂受金之謗漢王讓魏無知又自問平使此際而漢王不復明察則平無可事之主乞骸骨何所往乎平乃復首進間踈楚君臣說為第一策滎陽夜出女子二千人東門為第二策躡漢王封韓信為第三策偽遊雲夢為第四策此時韓信無反心來會於陳無辜遭縛高帝畏其能耳平城解圍為第五策反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封戶牖曲逆侯常為護軍中尉其後為少卿郎中令左丞相定呂氏之難論漢初人才當為張良蕭何韓信三傑之亞其所成立如此不過高帝能不受絳灌之讒耳然魏無知之言不足法也其謂所言者能所問者行非也古今天下皆不以行取人而以能取人欲久

安長治得平平之為人漢高終疑之故曰陳平智有餘然難獨
任觀其不斬樊噲以取容於武后求宿衛得留而免於滎陽之
屯智則智也知命守道之君子不如是也

古今攷卷之十二終

